



张
建
春
●
著

边缘行走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一篇散文，一片关爱，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，一串足迹，一次心灵的旅行
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，一种演绎，一方人生的舞台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张
建
春
●
著

边缘行走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缘行走/张建春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-7-5511-2888-9

I. ①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6401号

书 名: **边缘行走**

著 者: 张建春

责任编辑: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21.75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888-9

定 价: 6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◆◆◆目录◆◆◆

【长歌短叹】

- 002 散落的爷爷
021 舅 家
039 “脱”树
049 上海一点点
058 散走查济
065 两河事

【一边风景】

- 082 城市的细胞
084 初秋樟树林
087 冬 山
090 冬夜丽景湖
093 冬咏残荷
096 二月天的雨
099 风送晨光
102 桂花闲落
106 含在眼里的春天

- 109 河畔冷月
- 112 进 山
- 115 惊羡梨花
- 118 看 海
- 121 林 地
- 124 掠影宣城
- 129 拍遍栏杆
- 133 秋天的密语
- 136 碎碎的阳光
- 139 微听合肥
- 143 无雪之年
- 146 乡野小记
- 149 小城旧忆
- 152 小倚秋河
- 155 烟雾岱山湖
- 158 夜河边无风
- 161 无边夜雨
- 164 颍东之上
- 168 缘荷而来
- 171 月驻巷陌
- 175 属意大蜀山
- 178 走湿地
- 182 北京风语
- 185 向麦而生
- 188 月落湖畔
- 190 葡萄琐碎
- 193 山野静秋
- 196 芦 苇

【人生漫与】

200 搓揉日子

——写在2014年最后一天

203 再次迁坟

206 大寒在侧

209 “的确良”衬衣

212 独立中秋

216 对冷的抗拒

219 放 过

222 孤 独

225 和霾有关

228 捡拾生命

230 焦虑的救赎

233 看电影

237 空 落

239 离 开

242 木落桃花

245 泥土之味

248 凄婉之美

251 签字初冬

254 湿 翅

257 实 诚

260 熟 视

263 岁月圆润

266 琐碎的梦想

269 无 意

- 272 午后的暖阳
275 小病怡情
278 阳光洒透
281 一段行程一段梦
283 一个人的生日
287 一梦知醒
289 与鸟说
292 拯救梦境
295 筑 梦
298 走 失
301 尘蒙书桌
304 消 失

【书间漫步】

- 308 比花活得长久
311 变 形
314 初读《看见》
317 抚摸平凡
322 文心诗语
——读汤大立先生诗集《故乡的泥土》札记
332 这边风景独好
——读黄晔诗集《一路上的风景》
335 走留之间
339 重建生命
——读《生命重建II》札记

长歌短叹



散落的爷爷

天黑，黑得过于沉重。

爷爷躺在病床上到了最后的时刻，奶奶和妈妈忙着四处找人，家里只剩下我和年幼的妹妹。这年我六岁，妹妹四岁。

一盏煤油灯昏昏的投下光圈，三间草房中间敞开，爷爷躺在西头一间，此刻我最怕的是煤油灯盏突然熄灭了。随风跳跃的火焰如豆般，长在不大的墨水瓶口，火焰之上是一抹黑黑的浓烟，烟的痕迹挂在低矮的椽条上，陈年的蛛丝摇摇欲坠。爷爷的呼吸断断续续地或重或轻，我和妹妹盯着爷爷片刻不敢离去，他眼睛微闭，时而睁开，茫然地打量着周围，周边除却黑暗，只有我和妹妹了。

有阵子爷爷清醒了过来，召唤着我，让我把他嘴边的痰“抓去”，我拿了块裁成方块的报纸，小心地接着，生怕碰痛了爷爷，我看到了爷爷的泪水盈满了眼眶。爷爷突然伸出了枯如枝干的手，记得是左手，紧紧抓住了我，清晰地问了句：“孙子，嫌脏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把脸贴在他的额头上，爷爷的额角冰凉，这凉意让人一辈子难以忘却。爷爷大把的泪奔涌着，随后把眼紧紧地闭牢，他的脸憋得通红，

嗓中的痰呼呼地拉扯着，我多想再为爷爷“抓”次痰，手中早早准备了小如豆干的报纸，可是爷爷再也无话了。

奶奶和妈妈回来时，爷爷早陷入了弥留之际。来了一屋子人，手忙脚乱地为爷爷穿上老衣，看着爷爷顺从的样子，我以为爷爷睡熟了，我想明天早晨太阳出来时，爷爷就会醒来。

我无心无肝地在爷爷去世的夜晚睡得透熟，到了半夜猛地被一声破铁撞击的声音惊动，才蓦然醒来，耳边是一阵阵忙乱的脚步和奶奶、妈妈沉重的哭声。相信我的尖叫声是刺耳的，多年过去了，我的眼前还会浮现起，无边的黑暗、爷爷蜡黄的脸庞，他长长的胡须被我的尖叫吹动。

直至如今，我还在追寻那声破铁撞击的声音，问过奶奶，问过妈妈，问过所有人，他们都说没听到，而我明明确确听到了，那么恢宏、那么沙哑、那么摄人心魄。或许是冥冥之中，爷爷在和我打着最后一声招呼，他是配用金属之声说话的人，他用锣一样的声响，和他寄予厚望的人告别，和这个世界告别。

爷爷死在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一个秋天，正是田野丰硕、瓜果飘香、晚稻灌浆的季节，偶有耐住性子的月季花肆意地开放着。讲实话我已记不得我可曾哭过，只是将一张张草纸不停地添向瓦盆，不让燃起的烟火灭了。悼唁的人很多，几个花圈摆在爷爷的灵前，平添出少有的悲凉，不省事的玩伴总想偷空在花圈上拽上一把，摘上一朵纸花满天地地飞跑。那时花圈鲜见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花圈是省、地、县三级部门送的，爷爷是省级劳模，那时劳模受尊敬。

父亲从外地赶回时，爷爷已过世了两天。病重的爷爷不愿让人围在周围，他打发走了父亲，打发走了亲朋好友，只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他的身后事就由不得他了，那么多的送葬人群，沿着蜿蜒的田埂，缓缓地向坟地移动，我能记得的是许多人说：爷爷人好、是好人。

乡下人朴实，一个“好”字可能就代表了一切。当爷爷的坟垒起时，新鲜的干净的土泛着一阵阵香味，不论强壮还是瘦弱的人，都用自己的身体向坟包撞去，都期望用自己的身体夯实爷爷的“新房”，由此爷爷的归宿地就显得特别的坚固，数十年后，在为爷爷迁坟时，坟包上的土坚硬如石，他的棺木平卧在一地干燥中，好像从没有受过水的惊扰。

“宁隔千里路，不隔一层板。”这是奶奶在爷爷去世后常唠叨的一句话，奶奶对爷爷的思念，表现在常孤单地站在地地上，远远望着新起的坟堆。她在为爷爷招魂，也想把他招进梦中，奶奶喃喃自语：“死鬼，今晚到我梦里来。”奶奶说：“死鬼怎么就不进我的梦里来，唉。”一声长叹，泪水早已将前襟打湿了。由于花圈金贵，奶奶总要在风雨之前，让我去把爷爷坟前的花圈扛回，唯一不恭的是让放在茅厕里，她自己也随着做，做前嘴中总要念念有词，也不知她说些什么。我敢保证，爷爷坟前的花圈一定是保存时间最久的，所包含的情愫也是最多的。

爷爷落葬后，父亲骑上到处作响的自行车匆匆离去，他有防汛任务，我看到了他泪水的坚硬，落下时就将土地砸出一个坑，他心中应该装着“很多”，这“很多”中一定有他的父亲、我的爷爷的叮嘱，甚至是心照不宣的默契。他把象征孝子的草绳往我的腰上一系，走得那么坚决，甚至没回过头看一眼。大姑父看不下去了，骂了我父亲一声，把草绳从我的腰间解下，系在了自己的腰上，长跪在爷爷的坟前，我的大姑随之扑向坟头，双手抠进泥土里，一声“亲老子”，实实在在的荡气回肠、千回百转。

在我奶奶八十四岁重病时，大姑也已六十多岁了，她躬着身子让我的奶奶靠着，一靠就是一夜，奶奶的头发全白了，大姑的满头白发更是稀稀拉拉，灯光下遥遥相映。大姑不是爷爷、奶奶亲生的，是爷爷捡来的，在一个冬天乡间的三岔路口，爷爷把大姑揣在怀里

带回了。奶奶说和爷爷大吵了一架，吵得天昏地暗，惊动乡邻四野，那时爷爷和奶奶新婚不久，奶奶已有了身孕，她无法接受一个婴儿的啼哭。爷爷用自己的沉默和一个男人的细致打动了奶奶。当大姑躺在奶奶怀里和亲生的儿子——我的伯父共同吸吮乳汁时，奶奶显然把大姑看得比亲生儿子重了。爷爷给大姑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最后一个字是“平”，他的嘴中念叨最多的是“平姑”，从我略略记事时就知道爷爷偏心，在几个姑姑中把“平姑”看得最重。平姑孝顺，出嫁后三天两头看望爷爷，几天不来爷爷就会生气，到了老年甚至几天不见平姑面，连饭也懒得吃，非得大姑连骗带哄。

对大姑发火最大的一次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大姑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，拉着我的爷爷、奶奶千恩万谢，爷爷、奶奶平平地和地接待他们，那晚四位老人说了一夜的话。第二天，爷爷让人把大姑接了来，逼着她认亲生父母，大姑誓死不从。爷爷火了，把手中的茶壶猛地掷到地上，茶壶摔成了四瓣，我的大姑跪在地上，先把烂了的茶壶捡了起来，把一声“大”“妈”喊得勉强强。此后大姑再来看爷爷，爷爷的脸色就一天比一天难看了，直到大姑和她的亲生父母来往多起来，爷爷又把“平姑”挂在了嘴上。也不知大姑父用何办法将烂了的茶壶黏合了起来，爷爷仍用它喝水，“啾啾”地喝着，似乎多出了更丰厚的滋味。壶是金黄色的，壶面上的一丛梅花开得灿烂。

在爷爷的坟地，大姑的哭诉中，在“老子”前加了个“亲”字，许多年后我才体会到“亲”的分量，和如今网络上动不动就加个“亲”，已不是同样的境地，“亲”的分量太重、太重，重得不能有水分，重得要用生死相许的情意去承托。

—
—

我是在穿过瓢泼大雨回家的途中，萌生出写写爷爷的念头。

实际上爷爷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，我曾零零碎碎地写过爷爷，正因为难以完整，有许多个夜晚在半睡半醒中和他对话，爷爷是那么和蔼，又是那么充满着魅力，我知道穿越的这场大雨，自然就有特别的灵性了，水到渠成地去写爷爷已无须写出提纲、打出腹稿了。

爷爷是在一场大雨中离开家乡的，道路十分泥泞，黄土沾脚，甩也甩不掉，加上夜的黑暗，由于身上和心中的创伤，他行走的步伐很慢，他将跨越千山万水，去奔赴和他所处的生活圈子完全不同的地方——上海。20世纪30年代充满着许多变数，爷爷的离开既是变的结果，似乎也是一种必然。

排行老大的爷爷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爷爷的父母在饥饿、病苦中双双离开人世，妹妹已托付人家，他要去上海找自己的弟弟，奔一条活路。家乡的匪患加上勾结土匪的保长的欺凌，让血气方刚，刚满二十岁的爷爷没有立锥之地。

统治家乡方圆几十里的是一个叫黄保长的人，他和土匪勾结，让一地的穷人无法生活。黄保长有两样手段，“穿锁骨”和“点天灯”，当然最终执行者是土匪。穿锁骨主要用来对付如同我爷爷这样，年轻而有反抗意识的人。用两根钢丝穿透锁骨，将人吊到一棵树枝上，仅脚尖踮起，在鲜血淋漓中，只要半个时辰，任你多么坚强的汉子也会委顿下去，我的爷爷就是在面临这样的酷刑时，在大雨如注的夜晚，偷偷逃离的。

根子埋在了我爷爷的母亲去世的前夜。临断气的爷爷的母亲想

喝上一口米汤，正是青黄不接之际，爷爷寻遍了一个郢子，连半粒米星也没找着。为了母亲最后的心愿，爷爷只好去求黄保长，黄保长家戒备森严，夜间的酒席还没散去，大醉中的黄保长，看着万般狼狈的爷爷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家到处是米，连老鼠洞里都是，自己去挖吧。”万般无奈的爷爷，只好用双手拼命地刨开黄保长家粮库边的鼠洞，顾不得十指鲜血淋漓，连土带老鼠屎拣了半捧米，匆匆赶回时，爷爷的母亲已经断了气。

草草葬了母亲之后，仗着一身力气，爷爷将所有的心思放在了从黄保长家租来的两亩薄地上。人勤地不懒，来年竟然是个大丰收。爷爷算了算除了交地租，维持兄妹半饱的日子还是可以的。租子如数交了，黄保长踱着方步出现了，让我爷爷还他家老鼠洞的米，并要借一还十。按黄保长的说法，老鼠是他家的，老鼠洞是他家的，洞中的米更是他家的，还是必须的。爷爷无法控制自己，和黄保长撕打，家丁们一拥而上，拳脚并用，一口鲜血从爷爷口中喷出，醒来时已在黑洞洞的家中。黄保长差人传话，米明天必须送去，否则就要穿爷爷的锁骨。无计可施的爷爷，实在咽不下这口屈辱之气，带着悲愤，安顿好不堪为之的家，只能背井离乡了。

这是我爷爷的妹妹，我称之为姑奶的人，在我爷爷去世后，把我抱在腿上，断断续续告诉我的。这么多年我耿耿于怀，且做过多方考证。当时的黄保长，仗着自己有十几杆枪，围起土圩子，构筑土碉堡，勾结土匪、网罗地痞流氓横行乡里，干了说不完的坏事，老辈人对他恨之入骨。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多年后的今天，他的后人常以黄保长为骄傲，动不动就说，他们的爷爷手持匣子枪如何如何，恨得我牙痒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死了连坟也不敢起的黄保长，他的后人竟给他立碑，大言不惭地写上生平事迹，如歌如颂，真的令人匪夷所思。

我能想见的是，我的爷爷离去绝不仅是半捧米的事。他的反抗

举动和气宇轩昂，早成了黄保长的眼中钉肉中刺，黄保长必然要用一种手段将我爷爷置于死地或撵出家门，只不过找个借口而已。在这之前，我爷爷十八岁的弟弟，已被黄保长勾结的土匪逼出了家门，黄保长当然会知道我爷爷表面的臣服里，隐藏着深深的仇恨，这样的“害”他必除之。

无法用一些语言，去形容黄保长所代表的一些人的残忍。就“点天灯”而言，其中的屈辱和惨烈是无法想象的。我的姑奶告诉我，爷爷的弟弟曾有一个家里开当铺的女友，两小无猜，按我姑奶的说法，好得像一个人一样。在一个大白天他的女友被土匪绑票了，要三十块大洋，否则就要被“点天灯”。当铺老板凑来凑去还少十块，“点天灯”就在村口不远的土包上上演了。一个粪桶，粪桶里一盆豆油，五根灯芯齐齐点燃了，当铺老板的女儿、爷爷弟弟的女友，被脱了下身衣服，赤裸着按坐在粪桶上。姑奶告诉我，起先是大声的呼救，之后是撕人心肺的痛哭，再之后是一股皮毛烧焦的糊臭味。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从门缝里偷偷看去，那真叫惨。爷爷的弟弟被爷爷死死地按住，他拼着性命要去营救。姑奶说，爷爷的弟弟舌都咬破了。乘着土匪狂笑和淫声浪语中的分心，爷爷弟弟的女友，用足了平生力气跳下了山包，姑奶说：“惨呀，半个屁股都是燎泡，死了好多天没人敢收尸。”

爷爷的弟弟大病了一场，咬着牙要报仇，兄妹们商议了半天，深深知道黄保长不会放过爷爷弟弟的，恰好一队军人从郢子路过，爷爷的弟弟脚一跺随队伍去了。姑奶无法将一些事情叙述得更加清楚，有些情节她却记得很明白，几年后，爷爷的弟弟带着一彪人马将黄保长家团团围住，他骑着一匹白马，腰挎洋刀，此时黄保长一家早已望风而逃，爷爷的弟弟打开粮仓，让兄弟们把一仓的稻米分给了周边方圆几十里的穷人。在女友的坟前齐齐地放了一阵排枪，枪声在村庄的四周久久回荡。爷爷的弟弟绝尘而去再也没迈上故土

半步。姑奶说：“那叫威风呀，骑大马挎洋刀。那叫解气呀，黄保长屁都不敢放。”

那时的爷爷已在上海立下了脚。

我绝对相信姑奶叙述的真实性，若干年内我的家人对爷爷弟弟的事讳莫如深，爷爷的弟弟参加的是国民党部队，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爷爷、父亲都加入了共产党，成了党的干部，这样的历史问题是沾不得边的。至于我爷爷的弟弟在抗日战场上战死，也是提不得的，这成了爷爷一块永远的心结。我曾花费过相当大的精力去寻找爷爷弟弟的踪迹，他死在抗日战场上是当然的事实，并且战死在上海，翻遍了所有的资料，找不到他的名字，后来还是我伯父的猜测提醒了我，他一定早改了名字，甚至姓也改了。知道真相的只有我的爷爷，而他却将这段真实和传奇埋在了心底。

爷爷从上海回来的年月不详，我也不想去考证它，只知道随我爷爷回来的还有我的奶奶。此时正是中国抗战的胶着状态。五六年的光景家乡还是那样，黄保长仍然趾高气扬，我的爷爷似乎比过去少了锐气。姑奶说：“他心中有事，并且是大事。”

在我懂事之后，每年奶奶都带着我去上老坟，给死去的亲人烧上一堆纸钱，念叨着死去亲人的名字，让他们来收钱。唯有一座坟年年烧，烧的纸还得比别的坟多，年年奶奶都要嘴唇颤动地说上一些话，然后告诉我，这是无名坟。

在我知道无名坟就是爷爷弟弟的衣剑坟、是留在家乡的最后一点念想时，时光已过去了半个世纪。爷爷在带回奶奶的同时，也将战死在上海的弟弟的遗物带了回来，并悄悄地在老坟地埋下了一把战剑、一领血衣，同时将这段秘密牢固地封存了起来。前几年迁坟我试图寻找战剑的遗骸，但岁月已将这一切彻底消化了，只有一把剑形的泥土戳在四面涌来的风声里，我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和想象，把这些泥土捧进骨灰缸里，我想面对如今的一切，我的先辈会有众

多感慨的。

爷爷的大事除了他弟弟战死这一秘密外，另一样是他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使命，就是和驻扎不远的日本鬼子玩命，他所做的事是收集情报。现在已经搞不明白，他收集到的情报交给谁了，国民党？共产党？土匪？那时家乡活动的武装力量不是一两股，反正日本鬼子在我家乡的土地上屡屡吃亏，直至一场伏击战将鬼子打得屁滚尿流，早已被撵出了以家乡为半径的方圆五十里之外。有一件事必须去说，新中国成立后曾做过某大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的我远房表叔，长期和我爷爷有来往，抗战时他时常化装成叫花子，隔三岔五就从合肥城来找爷爷，行为诡秘。爷爷病重和去世后他都来过，他喊我爷爷叫大舅，说：“大舅了不起。”据我判断，爷爷在上海一定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，至少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人。

我无法不在道听途说中叙述一些过往的事情，用这种方式与逝去近五十年的爷爷反复纠缠，包括他的人以及面临过的事。至于爷爷我似乎永远难以读透，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，他轻易地放过了黄保长，可以说国恨家仇交织。爷爷是个血性男儿，力气过人，奶奶说年轻时的爷爷，一百多斤的石锁一气可以举起数十次，那么深的仇恨就放弃了？不符合爷爷的性格。因为有太多的机会除了黄保长，比如用他过人的力气手屠了他，比如用他的智慧灭了他，比如让我的表叔将这奸锄了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，爷爷施加点影响将黄保长拉上刑场，一枪毙了完全有这可能。黄保长竟然寿终正寝，倒是他自己比别人明白，让死后深深葬了，不留坟包。

或许爷爷有自己的难处，我只是猜测。黄保长在抗战期间四通，通共、通匪、通国民党、通日本鬼子，为鬼子做事，也为国民党、共产党做过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原谅了他，放了他一马，而爷爷是个组织性特别强的人，他不会违背组织的决定，这是其一。更重要的原因，可能还是为他弟弟的事，爷爷想把一段秘密保留到底，